

中国当代作家



系列

贾平凹

高兴

浮躁·白夜·商州·土门·高宅庄·怀念狼

病相报告·秦腔

天狗·五魁·鸡窝洼的人家

制造声音·火纸

丑石·进山东·五十大话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



系列

贾平凹

高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兴/贾平凹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12
(中国当代作家·贾平凹系列)
ISBN 978-7-02-006491-5

I. 高… II. 贾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9750 号

责任编辑: 包兰英 装帧设计: 刘 静
责任校对: 杨益民 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高兴

Gao Xing

贾平凹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82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.75 插页 4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978-7-02-006491-5

定价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,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,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、艺术准备充足、善于思考、勤于探索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、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。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;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,不断地推出新作,超越自己。

今天,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;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、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;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;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、各行其道。此时,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,对当代文学事业,对作家、读者和文学工作者,对当前的图书市场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这一认识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。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;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,各系列卷数不等,每卷以其中某

篇作品的标题(长篇作品以书名)命名。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,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,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12月

名字？

刘高兴。

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？

我改名了，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。

还高兴……刘哈娃！

同志，你得叫我刘高兴。

刘高兴！

在。

你知道为啥铐你？

是因这死鬼吗？

交代你的事！

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住火车站。

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？

他得回家呀。

家在哪儿？

商州的清风镇。

我问你！

就这儿。

唉？

西安么。

西安？！

我应该在西安。

你老实点！

老实着呀。

那怎么是应该？

真的是应该，同志，因为……

这是2000年10月13日，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，警察给我做笔录。天上一直在刮风，广场外的那些法桐、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，到处是红的黄的，颜色鲜亮。

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，是白公鸡。以清风镇的讲究，人在外边死了，魂会迷失回故乡的路，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。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，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。白公鸡有两斤半，最多两斤半，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，我就生气了。胡说，啥货我掂不来！我说：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？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，这婆娘还只顾嚷嚷：复秤复秤，可以复秤呀！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。

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，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。这是啥，警棍在戳。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，全灰了。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，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。警察说：猪肉？用被褥裹猪肉？！警棍还在戳，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，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。这蠢种，暴露了真相。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，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。

能不能铐左手？我给警察笑，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。这回是警棍戳着了 my 裆，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，他说：严肃点！我严肃了。

我的眼睛发黏，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，看东西都有些模糊。但我没有惊慌失措。要稳住。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，不停地甩，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。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

的法桐叶子，没有踩着。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，一定是未婚，没骗过的羊冲得很！

咔嚓，有人在拍照了。

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，装嫩呀，三十多了还梳个齐刘海儿！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。等拢了拢头发，把衣领扯平，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。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，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，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，五富的脚没有裹严，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。把他的，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！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，要照出耳朵，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，可我的鼻子高，嘴角有棱，她偏不侧着照，这×女子！

那不是我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

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，我被释放了。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，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，指着我说：瞧，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！他们叫着刘哈娃，我不理睬。再叫：商州炒面客！我们商州地区苦焦，春季里青黄不接了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。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，我当然更是不理睬。我是要想想问题了，于是我想：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，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广场上，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，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、熟鸭蛋、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？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，手便撑在了后腰上，就再想：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于外形吧？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？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，是刘哈娃，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，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。是西安人！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，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，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，挺直了脖子，大方地踱步子，一步一个声响。那声响在示威：我不是刘哈娃，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，我是西安的

刘高兴,刘——高——兴!

孟夷纯在初次见我的那天,她说:刘高兴,你不像个农民。我当时说:是吗,羊肉怎么会没有膻味呢?孟夷纯说,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,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,是企业家,是教授,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。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,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,起码和五富不一样。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,但我的确贵气哩。

我可以举例说明呀:一、我精于心算。在我小小的时候,加减乘除从不打草稿,你一报数字,三位数四位数都行,我就能得出答案。我当然有一套算法,但我不告诉人。二、我曾经饿着肚子,跑三十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。三、我身上的衣服旧是旧,可从来都是干净的。我没有熨斗,在茶缸里倒上开水在裤子上熨,能熨出棱儿来。四、我会吹箫,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,吹箫的就我一人。五、我有了苦不对人说,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,一笑了之。六、我反感怨恨诅咒,天你恨吗,你父母也恨吗,何必呀!来买肾的那人说肾是给西安的一个大老板用的,得检查我有没有别的病,查就查吧,只查出我有痔疮,还嫌我身体发福,说了句:形散神不散。这让我生气,生气过了也就不生气了,临走我给他清风镇收买了一篮子柴鸡蛋。七、我生就的嘴角上翘,所以我快乐。四年前王妈给我说媒,我吹了三天三夜箫,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,我去卖血,卖了三次血,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,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。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,那女的却嫁了别人。嫁别人就嫁别人吧,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,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,我说:你那个大脚骨,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!

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。

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!自从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,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门扇上碗口大

的泡钉，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，梦见我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松下的大石头上。当我后来到了西安，城墙城门和钟楼与我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，城墙外真的有一棵弯脖子松，松下有块大石头。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：我为什么力气总不够，五富能背一百五十斤柴草蹚齐腰深的河，我却不行？五富一次可以吃十斤熟红苕，我吃了三斤胃里就吐酸水？五富那么憨笨的能早早娶了老婆生了娃，我竟然一直光棍？这是什么道理呢？！因为我活该要做西安人！

二

我真的就成了西安人。如果人生的光景是分节过的，清风镇的一节，那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麦草，风一吹就散了，新的一节那就是城市生活。

那么，还是说五富吧。什么都搁下，都算了，五富最丑，也最俗，我却是搁不下，算不了。在火车站的广场，以及后来又到了派出所，我反复说过，我这一生注定要和五富有关系的，这或许是前世的孽债，不是他曾经欠了我，就是我曾经欠了他。

五富大我五岁。一般的情况下我应该跟着他浪的，但事实是他一直是我的尾巴。韩大宝说之所以和五富好是为了五富年轻的老婆，这是在侮辱我。我看得上她吗？那么大的奶，屁股又像个筛箩。韦达就曾经惊奇我的审美，说农民都是原始爱情观，就是喜欢丰乳丰臀的女人，能生孩子。好么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压根儿不是农民么！五富的老婆果然生了三个男孩，三个男孩像三个土匪，又都能吃能喝。五富就苦了，为全家人的吃喝熬煎。清风镇就那么点耕地，九十年代后修铁路呀修高速路呀，耕地面积日益

减少，差不多的劳力都出去打工，但五富笨，没人愿意带他，我就把他承携了。我们去县城周围给人家盖房，拱墓，打胡基，垒灶台，挣不了几个钱又回来了。回来了又得出去，就这样反反复复了几年。而让我感动的是，每次回来，我说五富你回去了和老婆干受活的事呀，我却光×打得炕沿响，这不公平。五富说那咋办？我说起码今天晚上你也不能回去。五富就真的不回去，在我家陪我喝酒。

对于我卖肾的事，清风镇人都不知道，但五富清楚。这事你要烂在肚里，听见了吗，五富！五富给我表忠心，他说：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我是红小兵，我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肉上的，我也给你别。他果然拿了别针就在胸肉上别，血流了一片，我虽然把别针夺了，他的胸肉上以后就留下了第二个疤。

韩大宝是第一个离开清风镇到西安的。最初听说他混得一般，后来又传出他已经非常的有钱了。韩大宝就是一块馊子，把清风镇的面团给发了，许多人都去投奔他。我鼓动五富：咱也去吧。五富说：在咱县上打工，见到的人吃穿和咱差不多，倒不觉得别扭，如果到西安，咱明显和人家不一样，这心就怯了。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五富这个怯，西安人三头六臂啦，是老虎吃人啦，没出息！我一气不理了五富，坐在县城的街道沿上吃烟。一只狗叼了根骨头在旁边啃，骨头上一丝肉都没有了，它还在啃，啃了半天了。我一脚把狗踢开，捡起骨头扔到了对面的屋顶上。五富疑惑地看我，说咱真的能去，去了能不能回来？我说混得好了当然不回了。他吃惊地叫起来：你才盖了两间新房呀！我说：两间房算啥呀，如果两间房把我拴在清风镇，那两间房是棺材呀？！我这么说着，也就在那一刻，我意识到了去西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，或者说，肾在西安呼唤我，我必须去西安！五富却说你要真不回来了，那两间房一定让给我。我真是火了，我说：我还有这一双鞋，要不要？脱下鞋扇他的头。

你扇他，他还给你笑，这就是五富。起来，给我要碗面汤去！我们是带着干馍去面馆里要面汤泡着吃的，不买面条却要喝面汤，店老板肯定是不给的，五富拿了个净碗去了。我说：拿别人吃过的碗！拿别人吃过的碗老板就以为我们是吃了面条的，五富他想不到这点，这个猪脑子！

我也曾经问过五富这样一个问题：一个人被人救过命，后来又救过别人的命，如果要让救过他命的人和他救过命的人必须死一个，死的应该谁？五富回答不上来，问：是谁？我说：救过的人不应该死吧。他说：为啥？我叹了一口气，不愿意给他解释，用箫敲他的脑门：给我捏捏脖子！他立即替我捏脖子，五富会捏脖子，捏得不轻不重，又在穴位上。

我是没有救过五富的命，但我实在却也需要五富。这需要不仅是五富能言听计从，我更需要的是花很多精力甚至钱财来关照这个蠢笨的人。

五富，你得走，跟我走。

三

2000年3月10日，记着这一天，我和五富来到了西安。

五富一下火车就紧张了，他的嘴张着，肌肉僵硬，天还有点凉，但汗出了一层又出一层。奇怪的是我们都穿了我们最好的衣服，现在却显得那样的破旧和灰暗。而且手黝黑，手怎么一下子就黝黑了呢？五富一直扯着我的衣襟，前脚总是磕碰了我的脚后跟，我让他不要扯我的衣襟，不扯我的衣襟又怕他走丢。没事的，五富，你到我前边走，我说咋走你咋走。楼是一幢一幢高低胖瘦往空中戳着，路上架路，曲里拐弯，在人和车搅和得像蚂蚁窝一样的闹市

里，我是能分辨出方向的，虽然没有太阳却知道哪儿是东哪儿是西。我得轻松一下，我说：五富，我问你，一头牛……我话没说完，五富说：牛？哪儿有牛？！我恨他，我说：一头牛，牛头朝东，尾巴朝哪儿？五富说：朝西。我说：错！朝下。五富想了想，是朝下，说：哈娃你能！我当然能。我就提示他不要夹着胳膊走，怎么舒服怎么用，不要脚抬得过高，抬脚过高别人就看出你是从山区来的，还有，把牙缝里的馍屑剔净！但是，五富就嚷嚷着他要尿呀，而且紧天火炮的，脸憋成紫黑。找到了厕所，我才知道他的内裤上缝了个口袋，口袋里装了五十元钱。他让我用身子挡住他，以免被别人发现了。他装钱的口袋就在内裤上，他说：城里贼多，抬蹄割掌哩！

我们是在城南的池头村里寻找韩大宝，因为寻着韩大宝才可能在西安落脚。进村口的时候，有孝子在路边烧纸，天空里可能有鬼，我们怀疑鬼在日弄我们，在村里转来转去打听不出韩大宝到底住在哪儿。池头村原本也是农村，城市不断扩张后它成了城中村，村人虽然还是农村户籍，却家家把卖地钱修建了房子出租。这些房子被盖成三层四层，甚至还有六层。墙里都没有钢筋，一律的水泥板和砖头往上垒，巷道就狭窄幽深。五富说：这楼坍得下来？我往上望，半空的电线像蜘蛛网，天就成了筛子。我说：危险。五富说：坍下来就好了，都是农民，他们就能盖这么多房出租？！我踢他一脚，让他快把那臭嘴闭上。

终于在一栋楼里找着韩大宝了，韩大宝确实不是以前的韩大宝，他留个寸头，穿着皮鞋。对于我们的到来他非常吃惊，但也很热情，问喝酒不，从床下提出了一捆葡萄酒，却怎么也打不开软木塞，就骂：真讨厌，送人酒不送个起子？！我知道他在显摆，我只是笑。喝茶呀，喝茶。他又招呼我们喝茶，然后就不停地打手机，似乎不是有人请他去吃饭，就是有人求他安置个什么活儿。说：哈，我这儿成清风镇驻西安办事处啦！我说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么。

我当然是恭维他，他却说：皇帝养一国人哩，我这算啥？我真想吐一口唾沫，但我又把唾沫咽了。

韩大宝询问我们将要在西安干啥，我说老虎吃天没处下爪么，你干啥我们在你手下混个嘴。五富就插了话：你吃肉，我们喝汤！韩大宝就说让我们去拾破烂。

拾破烂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来西安就是来拾破烂？！

韩大宝说：我就是拾破烂的。

得了吧，韩大宝，哄谁去！拾破烂能拾出你这副模样？

但韩大宝确实是拾破烂的。

韩大宝告诉我们，西安水深得很，深得如海，你一来就晕了。五富说真是晕了。韩大宝说，谁都想来赚钱呀，能赚的满地的纸片子都是人民币，赚不来的你把纸片子叫爷它还是纸片子。五富说这我懂。韩大宝说，清风镇人来这里凭啥哩，一没技术，二没资金，你卖×呀？！五富说你咋说这话？我就训五富，嫌他的话多。韩大宝哈哈地笑，拍我的肩膀：你来找我是找对了，要先站住脚最好的门路就是拾破烂，这门路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。五富耷拉的眼睛又睁大了，韩大宝不让他说话，按他坐在他坐过的椅子上。椅面是皮子做的，一坐一个软坑，韩大宝开始给我们讲课，讲的是拾破烂的大千世界。

可以说，现在的我是长知识了，原来拾破烂已经形成西安城里的一个阶层了。这个阶层人员复杂，但都是各地来的农民，分散住在东西南北的城乡接合部，虽无严密组织却有成套行规，形成了各自的地盘和地盘上的五等人事。

初来乍到的那是第五等，五等人可怜，只能提着蛇皮袋子和一把铁钩，沿街翻垃圾桶，或者到郊外的垃圾场去扒拉。他们是孤魂野鬼，饿是肯定饿的，饿不死就不错了。第四等么，那就入道了。这需要介绍和安置，可以拉个架子车或蹬个三轮车走街过巷。遇

见什么收买什么，一天能赚十五元，运气好赚到二十元。但转悠的区域是固定的，蝗虫不能吃过界。第三等便是分包了一个居民小区，不辛辛苦跑街了。如果你眼活嘴乖，谁家买了煤买了家具，能主动去帮人家扛上楼，人家的破烂交给你了，甚至还不要钱。这等人每日赚的虽也是二十元左右，但收入往往固定，还能意外收买到好东西，比如旧的电视机、收音机、沙发、床架，还有半旧的衣服。第二等就要大了，负责一个大区域，能安置第五等第四等人，第五等第四等人定期得进贡。又可承包一些大的城中村。城中村租住人口多，做各种生意的都有，只要每年给村长贿赂两万元，他就是这地盘上的破烂王了。韩大宝就混到了这个份上，但韩大宝还在奋斗着，他也有希望当上第一等人。第一等么，西安城里总共四人，城北是一个姓王的，城西是一个姓陆的，城南的姓刘，城东的姓李。这个行里都知道他们的姓，名字却是一样：大拿。大拿们西装革履，文质彬彬，按时来收取一级一级交纳的行业费时，态度十分和蔼可亲，可一旦谁不服从，未能交纳费用，那立即就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殴打和轰赶。当然，大拿们有大拿的责任，出了什么问题，如公安来检查，街上泼皮们来敲诈，只要层层报告上去，他们会给你摆平。

啊哈，我对韩大宝是佩服了。他银盆大脸呀，一颗一颗麻子都放着光彩。在韩大宝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说：瞧着了吧，五富，人家虎背熊腰，脚步都那么沉！五富说：这麻子，清风镇的庄稼就数他家的地里长得不好……五富他不懂得用碟子去盛水怎么也不如碗，可碟子就是装火菜的。我让五富给韩大宝买一包纸烟去，五富迟疑了半天问买啥纸烟？我说：“好猫”牌。五富说：恁贵？我说：要贵！

这包纸烟放在了韩大宝面前，韩大宝没有表示不屑也没有丝毫惊喜。他换上了另一双皮鞋，用床单角蹭了蹭，领着我们在村东头

的巷里租下房子。这是一条最窄狭也最僻背的巷子，朝北第三座的楼房看得出来是主人要盖数层高的，不知什么原因只盖到一层又停工了。一层已住了两户拾破烂的，而楼上仅用砖头搭建了两间简易屋，我和五富就一人一间。条件差是差，便宜呀，好的是楼前有一棵槐，树冠极大，阴了楼的场院，也将我们简易屋全遮住了。韩大宝又领我们去租赁了两辆架子车，也仅仅只剩下两辆，其中一辆是没轮胎的，铁轱辘上裹着破胶皮。这辆破车当然归五富，他的力气比我大。再是，我们去一个老头儿的小摊上买秤，我这时才知道拾破烂的秤都是假秤，一斤的东西只能称出八两。最后，韩大宝带我们进城了，一路叮咛着看路边的标志性建筑，尤其在拐弯的地方有一家什么店铺，挂什么牌子。叮咛得乏了，就到了兴隆街。

兴隆街的名字很吉祥。

四

兴隆街有人在栽树，挖了一个方坑，坑边放着一棵碗口粗的树，枝叶都被锯了，只留着手臂一样的股干，我的心噤地跳了一下。以前我做过坐在城外弯脖松下一块白石头上的梦，醒来就想，我也会是一棵树长在城里的。我就是这棵树吗？

我说：五富，你瞧那是啥树？

五富说：紫槐。

我说：好。

五富说：好？

我说：以后你得护着这树。

五富莫名其妙，憨相又出来了，张着嘴。

我说：嘴！

他把嘴闭上了。

兴隆街是在西安的东南角，归于我和五富的是十道长巷。巧的是就在我们来西安的前三天，这一带拾破烂的那个老头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了。这是韩大宝告诉我的，他说我的命硬，活该那老头要给我们腾地盘。我买了一瓶酒洒在马路上，奠祭着可怜的亡灵，祈求他不要怨恨我和五富。五富不明白我为啥把酒洒在路上，说怪可惜的，我不明说，怕他从此心里有了阴影，因为他过马路总是犹豫不决，而一旦车辆全没了，又跑得像狼在撵。这是没办法的事，他天生没有城里人的气质，比如南瓜在清风镇叫南瓜，可西安人都叫南瓜是南瓜，韩大宝在池头村时就给他讲过了，到了兴隆街见到了南瓜他还是说：瞧，城里的南瓜多大！

韩大宝把我们带到了兴隆街后他就走了，至于怎么个拾破烂，韩大宝没有教我们，五富倒嚷嚷着肚子饿了。五富的肚子里似乎有个掏食虫，他总是害饥！到拐弯处一问山西人开的削面馆里，我要了四碗面，五富说要五碗，我也就强调：都来肉臊子！五富蹾在凳子上，他的那双鞋前边破了洞，鞋面肮脏不堪，三只苍蝇就落在上面洗脸。我说：五富！示意他坐下来。五富没理会，喊叫着辣子罐里怎么没辣子了：老板，油泼辣子！嘴唇嘟嘟地咂着响。我又说：五富，五富！意思要他声低些。五富又喊叫蒜呢，没蒜了，来一疙瘩蒜呀！我放下碗，不吃了，气得瞪他，他只顾往嘴里扒拉，舌头都搅不过了还喊叫来两碗面汤！饭馆里的人都侧目而视，我悄声说：你一辈子没吃过饭呀？！他抬头来却关心地给我说：吃呀，哈娃，饭香着哩！

店老板并没有把面汤端上来。五富就只有喝桌上的招待茶，喝一大口，咕嘟咕嘟在嘴里倒腾着响，不停地响，似乎在漱口，要把牙齿间的饭渣全漱净的。老板以为五富要把漱口水往地上吐呀，吆喝着服务生把痰盂拿来，五富却脸上的肌肉一收缩，囁儿，把茶